

兵法測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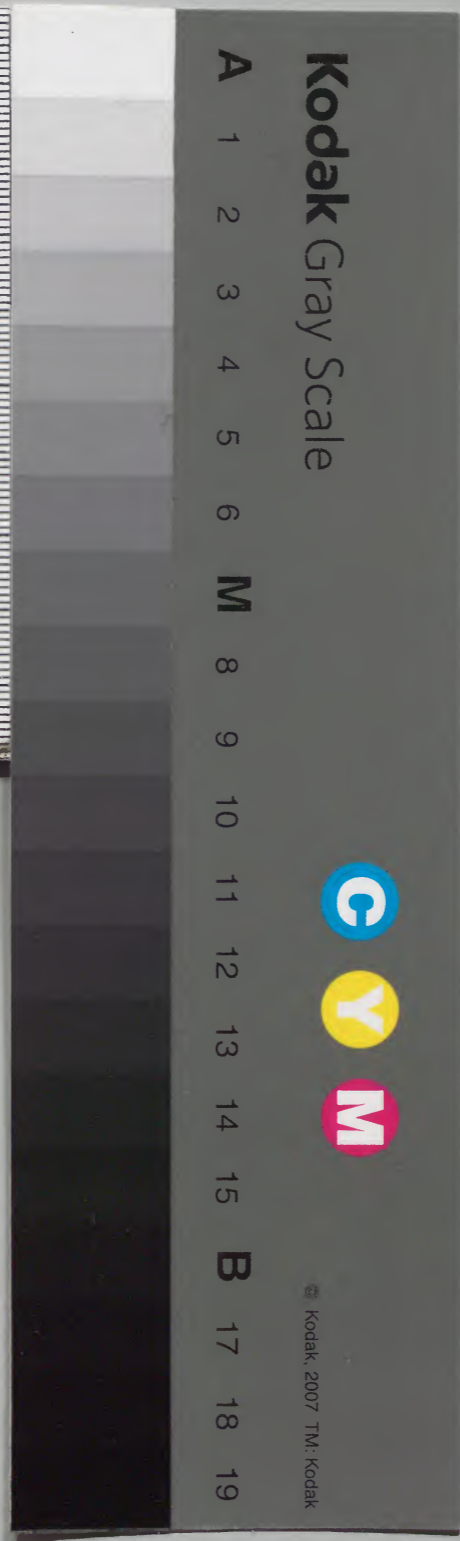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五五		
	七一五			
八二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九	九五五		漢
函	八二		書
二			
架冊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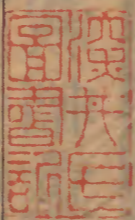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55
冊數	8	(6)
函號	299	254

十三之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淺草文庫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昭公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

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焉。請墀聽命。城外除地爲墀。行昏禮。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

楚中懷叵測。而鄭預泄其謀。楚計所以終不得發。

鄭小國。存。在。一。門。之。限。故。秦。杞。子。及。晉。悼。使。

楚太子建皆欲啓門爲變幸而俱先覺不及于難
也。處置得宜。更在垂纜而受客。使之內愧而不能
致怨小國。之于大國。其禮宜然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即大鹵無終山

戎名

前代車戰。仍列步卒。然不專用步卒也。此以車爲

前行。全藉步卒。勝爾。要太原之宜。於徒者。以其阨

也。而晉所以勝狄者。以未陳而薄之也。按菽園雜

記云。漢有武剛車。晉有偏廂車。不過行載輜重。止

水頭以拒虜馬每輛止費銀二兩最爲省便
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所以制勝。房瑄擊

祿山。瑄以車。祿山以騎。又非素練車戰之人。其敗

宜也。又瑣言云。車戰古今殊勢。如寇中路。以車戰

矣。忽轉而東。倏馳而西。勢如飄風。將守而待其復

來。抑馳而追其後。殿知不能也。車變而騎。亦勢所

必至。若云阨衝守口。則不可缺。此二者皆言車之

不適于用也。予謂此非通論。夫吳璘作疊陣。最得

久故謂得車戰遺意
束伍遺意。一時直重非之。况車戰耶。車戰者。以濟

步騎之窮。謂足以禦虜之衝突。非謂步騎皆可廢

也。但車制須得宜。而御法不傳。又須用輕車耳。若

謂車為鷓鴣車者。猶之以左氏為對砍書也。

言其不可行。故曰鷓鴣車。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也。以什共車。

必克。困諸阨。又克。車每困于阨道。今去車為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

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

伍。分為三五。

阨道而用車。房琯所以敗也。凡我與敵所戰之地。

不可知。豈能預必其險易哉。權不可預。設必。須備。故車騎步三者闕一

而待其利。凡事皆宜。爾。

不可當。相地形而隨勢用之。各因其宜也。當年狄

皆徒兵。故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若今北狄皆用

騎。而我以徒兵當之。此豈可耶。古人以走不逐。飛

乃多蓄戰馬。然馬政久弛。今益不如虜矣。欲制虜

拒險耳。是。可以。不。敗。非。可以。求。勝。也。

者。先制其馬。度非輕車不可也。

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所謂借卿行法也。

孫子之斬愛姬也。司馬懿之斬都督令史也。雖以

赴水火可矣。

為五陳以相離。

以道阨難于用衆故不相聯屬易于進退。

相離者半隱半出分為五軍敵不知所備也四分

五裂勢險節短所以破軍擒將也。

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既曰兩于前而又曰偏為前拒必別是一軍也若

于平原曠野則前後左右仍是方陳右角左角即

張二翼以劫之之道也。但此則地阨或略存其意

耳。曰以誘敵乃當時以意為之。若後人聞金而進

聳鼓而退皆出一時詭詐當非有所本而李衛公

以為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

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曹公新書云攻

車七十伍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攻

守二乘興師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大率皆荀

吳舊法。孔疏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

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

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寡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得其法。杜說得其意。可兼而用之。可得而知矣。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狄青之破儂智高也。麾騎兵為左右翼。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為。我軍

衝突大破賊軍。蓋陳兵縱橫所以為變。苟非矚于訓習兩陳之間。亦足自敗耳。

三 齊侯田于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

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九月。子雅放盧蒲癸於北燕。若如此。斷決。王夷甫張九齡。豈得稱先覺耶。

四 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

左氏兵去則要 卷之十三 五 劍問齋

子尾我寢 處之矣 寧我制人 毋人制我 子雅一語可謂慮長 諸葛武侯深得此意

年

左氏兵去則要

卷之十三

五 劍問齋

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

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慶，故云復田。

要諸侯與田，傳紀楚圍之侈。

椒舉致命，晉侯欲弗許，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

齊楚多難，司馬侯曰：「四嶽。」

一在兗州，一在雍州，三塗一在荊州，一在冀州。

太行轅轅峭暉也。在河南陸渾縣。

陽城大室。

在河南陽城縣。

荆山。

在新城汴鄉縣。

中

南。在始平武功縣。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無與國焉。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或無難以喪其國，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又何能濟。

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多難或以興邦，無難或以喪國，固是通達之論。按

容齋隨筆云：古今言地險者，以崤函秦宅，關河之

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裡河山，蜀有劍門

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吳長江

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

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

并四州。韓遂、馬騰、葷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
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
下形勢盡矣。曹操晚得兖州。地勢所在時盛時衰難以一概倨強其間。終之夷羣
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爲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
攻。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
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
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武敬在淄。青。楊行
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郿、華三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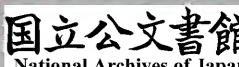
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

梁以汴宋移祚宋祖後竟都汴汴將盛矣故其氣先爲梁有之

區以汴宋毫穎得志。乃與操等。操與溫之德。又安

其在耶。况不舉命。以歸。願也。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
執齊慶封。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
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
王使速殺之。



孫皓所謂臣于江南亦設此坐以待陛下也惟無

其瑕者可以服人記此以見楚靈之不終後大忘其本末是亦繩小易盈也

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

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

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較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民不堪命乃禍亂也

凡一張一弛天道也張之將以弛之矣楚靈之為人與完顏亮相類規模差大于州耳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

于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遷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註云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然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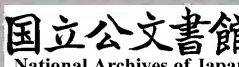
而築三城卽申無宇所謂民不堪命也若張仁愿

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

而唐休璟以為不可各有利害也在後世為利在當時為害也秦之長城亦爾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

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子。家。子。所。謂。令。民。數。世。不。可。以。事。謂。此。也。古兵民合故竊國者竊民也。今兵民分故竊國者

竊兵也。

仲至自齊。

時叔孫豹卒。牛立豹之庶子嫪。公使杜洩葬叔孫仲壬。聞父喪而來。

南遺使

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卒。

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必速殺之。豎

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

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藥書定策。雖以悼公之賢。未嘗致討。以其有功于

牛欲乘隙而自有叔孫氏耳。昭子此舉非但不賞私勞。亦以杜後患也。

已也。若私勞不賞。則咸有所憚矣。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此亦論天道耳。然惡之未盈。猶能爲我患。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及楚。楚子朝其大

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

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闈。以羊舌肸爲司宮。足

以辱晉。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

可無備。况耻國乎。

晉不彰楚圍之逆。而俯首受成。慶封之不若矣。抑

然乾溪之變。乃楚之自敗。非晉人之成謀也。

叔向有謀。將以驕楚子而敗之耶。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

祁午。張趯。籀。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蹀。苗。賁。皇。皆諸侯

以下專言韓氏羊舌氏

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

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

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七百。其餘四十縣。

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

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

遠敵疆亦能為盡言

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

叔向食采于楊石。叔向子。

尚結贊平涼之盟。意欲得渾瑊。以失渾瑊。將鹵獲

唐臣送歸。亦懼結恨于唐耳。奢斯時已政在六卿。

故大家強家。實能驅使其民。蓋當日可畏不在晉。

君在晉臣也失禮于晉君可以忘報若詐誘諸卿

舉國孰不與楚為仇耶觀郤克伐齊近事可驗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來討不設備戊

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太公謂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

敗也但緩急虛實之際如望聞問切各有巧拙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遠射以繁揚之師會子夏泖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從吳師遽不設

備吳人敗諸鶴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兵法曰見而加之又曰加以卒蓋言遽也遽則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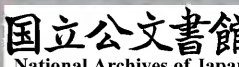
亂則敵人擊之矣遠亦所謂制于人也

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

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

聞君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亟使人犒師以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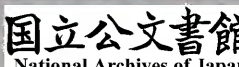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



臣獲爨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
 人情所以相安苟且不肯預為備者以預備似乎
此邊臣之通病亦通患也
 生事而人且謀其怯懦也宋張方平帥秦州諜告
 夏人將壓境方平簡料士馬論事甚透可為後法聲言出塞已而寇不
 至議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寇之不得至有備故
 也倘罪之則後之邊臣不敢為先事之備矣嗟乎
 使守邊者盡若張疆固何患不固使持議者盡若
 曾功罪何患不明其如當事者每沿故事而局外

者恒持當事之肘灰任事之氣何
 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楚實難吳獲其弟而問卜吉與否心憚之矣故正
難在虎口有談笑之安者審數也
 辭以對則自然不敢加害

楚師濟于羅汭沈尹亦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帥繁
 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
 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



命于雩婁

得中策已足昔之中策今之

致楚師而不與之戰。保守四境。使楚不得入。此得

上策

中策。使楚二師待命。孫仲謀所謂孤若不死。操不

得安也。

六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

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

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

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對。

不採藝。不抽屋。不強勾。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

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

為王也。棄疾及晉。竟晉侯逆之。

非特氣象與人異。實亦用法嚴。威令行也。靈王以

昭烈謂與我為水火者曹公也每事欲與相反平王

汰侈失遠近之心。平王規欲得其處。故其待諸侯

之與靈王亦水火也英雄之相制定如此耳

執禮過恭。厚自簡飭。子產有早見。知其將為王也。

非卜筮知之也。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蘧洩伐

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廡。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蕩洩而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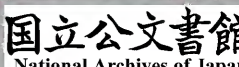
吳本為救徐。則楚兩軍宜合而不宜分矣。桓温至青衣。欲兩道進軍。以分漢中之勢。袁喬曰。今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子蕩師蕩洩伐徐子蕩伐吳師絕徐之援也此宜速進今次于乾谿是子蕩之不能也故反為吳所乘然則豫章。蕩洩不為聲援。以致喪師。故恨而殺之。二者其敗也蓋子蕩自取耳俱不得為無罪焉耳。

七年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蕩啟疆

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觀東西周專以名器重寶為言。則知當年諸侯寧喪土地。弗肯喪寶也。此天下之至惑也。然春秋時人多有絕伎。以絕伎用利器。一夫作難。可以為患。遠氏竊楚王二天幾敗楚事利器固不應輕與人故當時重守器不敢妄以與人。後世絕伎既少。雖



有利器不得其用故以漸而輕也

古今人不同于此亦可見

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根牟魯東界商

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

千乘之國當今一大郡一郡恐未能出

千乘之國在當日以爲多自後世以爲少不過七

七萬五千人也

萬五千人耳魯僻處東偏非用武之國故革車不

其後晉分爲三猶能各出車數千乘蓋戰

溢千乘若晉當平公時則已四千乘矣千乘耳何

國時盡人而兵矣

以東至根牟西至商衛意所謂革車者僅大車而

輕車當不與焉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

治其家政

丁丑殺梁

嬰而立子良氏之宰

子良子尾之子高疆也爲子梁立宰梁嬰亦子尾家宰也其

臣曰孺子長矣而相我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

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

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

矣聞之而還

聞子旗至

子旗之不信詐爲不信也若皇遽稱兵相惡則必

圖并兼哉本欲封植之以敵陳氏也桓子亦知之

歿于陳氏矣齊之民皆爲陳氏也人以智免亦歿

左氏春秋注法要

矣。故將助子。屋而攻子。旗也。

妻

于智人以力免亦死于力子旗智而愚也此所以獲免也歟

游服而逆之請命不著戎服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

聞諸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吾誨之

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

之桓子遂和之如初

桓子欲兩敗之子旗知其情故為誠言以息其事

桓子游服而逆及授甲請從藏機甚深子旗追叙

舊好為握手殷勤之言乃不戰而屈人兵矣然子

旗可以免而終不免于陳氏者見弱則禍輕而緩見強則禍疾而大也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

用穿封戌即以番靈王耳

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

諂與子圍爭鄭囚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亾乎對曰未也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

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歲星顓頊以水德王歲星在鶉火火盛則水滅箕斗之間有天

漢謂之析木之津近北方水位故陳當復由由用也

左氏春秋注法要

卷之十三

六

劍閒齋

其言固有至理。但帝王之興。或以水德王。或以火

德王。夫盛衰無定者也。而躔度有定者也。後世姓氏

之占。以五行推之。則國之廢興存亡。皆可預卜耶。

故儒者不道也。統系不可考術者仍推始受命之君建號之歲以下

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潁。潁周邑陰戎陸渾之戎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檮

杌于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

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

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戎狄其

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

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潁俘。

凡戎狄得入中國。其始未即為害。而其後鮮不為

大患者。前後五代皆然。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二語。可盡徙戎論也。後漢畜羗人于涼州其後涼州卒殘敗其

十。齊惠。欒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

左氏兵法注要

卷之十三

劍閒齋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

陳氏厚施于民，欒高安得不多怨乎？國人構鬪，所

謂國人者，皆陳之私人耳。日飲酒且不免此敗，豈

專為酒邪？陳氏因鮑氏以攻諸卿，卒困鮑氏而專

齊政，蓋亦巧矣。此其陰謀殆甚于司馬仲達也。

夫為權首則必禍及三卿之滅也。皆陳氏為權首也。而卒以得國。此天道不可知。亦陳氏深密不洩。故得集其計。

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鉶率齊侯旗名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子良自知不能當陳鮑，故欲挾齊侯以為重。然當也。鳳。翔。遷。天。子。而。沐。人。奪。之。凡。脅。挾。之。事。曲。直。無。定。以計請公，或與晏子謀之耳。豈當伐公耶？伐公即

在勝者則為直敗者則為曲論其勢耳
自處其曲而使陳鮑得以為名矣

藥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

凡事非人情恒不可信此亦莽懿之智也蓋鮑氏

之攻藥高其謀出陳氏藥高已滅恐為鮑氏所疑

故作此狡獪以為後圖之地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皆

尾所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皆子旗所逐群公子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

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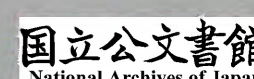
唐陳氏始大

或陽剪之或陰結之至孟姬皆為之請焉故陳之

于姜也不曰篡竊而曰移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

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

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



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也。蓋

王。兼之。續。封。功。臣。宗。室。亦。此。意。也。

人臣施以合親，則人主失衆矣。

高識

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蔡大夫曰：幣重而言其誘

我也。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

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秦既以商餘地誑楚，而又約楚王會武關，因閉關

留之，竟歿秦庭。天下哀憐之，義不直秦，報報之反。

固不爽矣。夫石勒之于王浚，唐高祖之于李密，皆

卑詞推獎，使其不虞，而後乃得志焉。是隣國獎奉

亦。當。近。情。不。爾。且。生。之。心。矣。

之言，且未必誠，而况大于我者邪。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

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于其民，天將假

手于楚以斃之。然矜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天之

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

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

可沒振。五行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捐棄之。

叔向之言雖萬世無敝可也。

楚子城陳蔡不羨使棄疾為蔡公。

按國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羨范無宇曰國為大城。

未有利者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

手拇毛脉大能捍小故變而不動至其失也譬之

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

臣亦懼之蓋地廣則兵強兵強則願欲益侈此唐

之藩鎮所以為腹心之禍也其城之也難毀之也

復不易有國者其慎所守哉

申無宇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註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

任亦不可居朝廷是即內重外重之道予謂五細

乃細人也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

不敢專斥棄疾故及然丹爾然楚靈未縊而然丹

先遁則知其心不可測且軋谿之禍謀皆起于羈旅是無宇之言未為不驗也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北齊昭帝篡位而委後于武城楚靈王篡位而歸

重于棄疾將奪諸彼以與之此耶抑驅除之事自

如石氏李氏皆若此

有漸次而倉卒不暇耶此事之不可曉者意楚圍雖篡弑觀其賞沈尹戌及赦陳無宇亦頗有度量

彼固知棄疾為人望也封大城以厭其心冀其不為我害而已若不能容之必除之而又不能除之也

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臯歸

肥白狄也

荀吳善兵正亦勝奇亦勝但出敵不意為功差易耳明年晉伐鮮虞即因肥之役也一舉而循環無端焉故孫子曰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

谿在譙國城父南縣以為之援

凡屈諸侯者以害楚不能有加于吳則非楚所能

懼也虛實遠近之際楚之威易殫矣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

履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王

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晉我先王熊繹楚始與

呂級大公之子王孫牟康叔子燮父唐叔之子禽父伯禽並事

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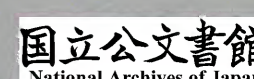
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吾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不羨。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羨。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

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

飾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

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

出，吾刃將斬矣。摩厲，以斬王之滯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

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

式昭德音。悒悒，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

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凡性有所好，要能斷然決去，為難耳。饋不食，寢不

事在前者易悟事在後

寐數日而不能自克者田千秋一言而立悟固不
者難改可同日語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

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

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

亾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

李密始事最得士心而後乃稍離者以功成而勢

驕也兵志曰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將苑曰善

郭威將討李守貞各將望重威心憚之問計于馮道道曰侍中當以恩撫之威用其策守貞
將者養人如養子有功則以身後之有難則以身

部曲皆來歸遂克之此治區夫之謀也先之用兵者善附民而已

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

皆然費人所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

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

兵法曰攻城者必有攻其心之法焉行賞以招撫

亦攻心之道也呂蒙之下南郡疾病者給醫藥飢

寒者賜衣糧懷其恩澤士無鬪志矣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

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圍許大夫蔡洧有寵于王。蔡人仕楚

者王之滅蔡也。其父歿焉。滅蔡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歿王使與于

守而行。使洧守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欒

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欒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

郊竟。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

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凡禍患之作。動成瘡痍。蘊畜既久。發于一朝也。然

時之未至。雖以翟義敬業之屬。共唱義聲。遠近嚮

應。而身歿。僂辱為天下嘆者。欲以厚其毒也。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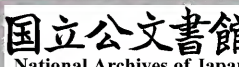
降罰。誠哉斯言乎。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歿也。

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

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

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



本以兵治漢要

弃疾之蓄志久矣謂發机自觀從而弃疾不知此欺人語耳蓋一欲復蔡一欲舉事兩會其適也。
觀從之于蔡。子房之為韓。皆發難最早。深智遠慮。

雪耻報怨。固稱首功哉。

此殆詐也。

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

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已徇于蔡。已

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

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

高歡之起兵也。詐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

為部曲。至為雪滄執別而衆皆不疑其詐。故相從

為亂耳。

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詐言其事已成。使國人不敢加害。此亦全身之智

也。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則如違之。以待所濟。違蔡公之

命。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

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

鄧。穎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皙。依陳蔡人以國。

左氏兵去則要

卷之十三

三

劍閒齋

朝吳蔡人所信服。其言足以爲重于蔡。

此朝吳左祖棄疾之言也。蔡衆是時不得不從棄疾矣。

楚公子比。子公子黑肱。子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

以入楚。時靈王在乾谿。故乘虛以入楚。

陳蔡欲張其威武而棄疾意欲急疾恐稍遲則事

不成以入關稍遲也。

機有變也大凡同一舉事而行間將吏俱不能知。王將意指蓋號令可以齊一而機事不能曉白于

衆也。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

楚王在遠止欲速入當無他虞故不警備。

藩籬以爲軍者不警備也。若遇勁敵則非堅壘不

可。

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

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林祿罷敵皆靈王子。公子

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

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

告使叛靈王。

而潰。

此如金亮南侵。而烏祿已稱帝于國中。從征之士。室家俱在國中。根本已傾矣。故一呼而大衆自潰也。

王聞羣公子之歿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

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于諸侯。以聽

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

于楚。然丹子革棄王而歸楚。王泂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泂。順漢水南

至芋尹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王

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

王。遇諸棘圍。以歸。棘里名。闢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

申亥氏。

楚圍與煬帝。皆弑君父之賊也。二者皆志氣盈溢。

數擾其下。一縊于申亥。一縊于廣陵。使其居宮闕
之安。委腹心之佐。南向以臨天下。雖至無道。謀之
者稍難也。乃輕棄根本。而托跡草間。寄命人手。毋
亦天奪其鑒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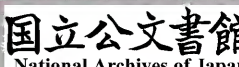
楚靈且不能殺棄疾况子干乎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
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
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
王至矣。周徧也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蔓成

然棄疾黨故使走告二子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
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

居蔡者棄疾也。始謀者棄疾也。二子度其才不及
棄疾。則為泰伯之讓焉。是可免也。觀靈王封棄疾
而不及子干子皙。則知非特國人與之。即楚靈亦
實畏之矣。

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



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

靖國人

馬燧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所過輒殺人李抱玉將無敢往燧自請典辨具乃先賂其酋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即戮死虜大駭張德遠之次秀州也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害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

知順逆豈以身為賊用特恐有後來者須備之耳

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浚明日斬死囚徇于眾曰

此苗劉刺客也死囚用廣若此楚之戮囚者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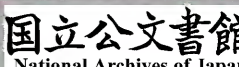
楚人大驚非此不得安靜耳

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

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

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楚師淹久無功聞楚國內亂人心思歸故吳人乘



瑕敗之曰五帥則無有免者矣。圍齊之師將卒俱師久無功故知必當潰散不得已若楚靈不夙久亦必自離潰蓋民不堪命士無鬪志也將既不為效死則志在得生其將皆可虜矣。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施恩惠舍逋責以寬民力

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弃疾今召用之明在

君為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開龜兆

召觀從與之以爵而觀從願佐卜尹亦辭貴就賤。

居散閒之位不欲復與機事耳及朝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譖之曰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吳所以剪其翼也乃知同始事之人人主非豁達

大度者固不能無忌也以熟知其短長也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之田欒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

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

欒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

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君臣相悅以解傍人不知此知楚之情實

能為楚患者在陳蔡不在鄭鄭田固不須歸不論

鄭之已服未服也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

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

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投龜詬呼豈有獲罪于天獲罪于民而可以免者

乎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群望

星辰山川

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辟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

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

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微見璧紐以為審識

鬪韋龜屬成然焉

知其將立

故託其子宣帝之立也以天命平王之立也以人謀

衰疾之得立也不猶曾皇孫乎曾皇孫生數月而

巫蠱即起。其孤露更甚于棄疾矣。

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

市賈同利。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棄疾非不能舉事也，推先子干以圖萬全耳。事局

已定，必將振而去之矣。宣子以二子為同欲相成

而不知其必至于相圖也。

取國有五難：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

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

謀。

然子干之事，非無釁之難也。知其前不慮其後也。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

又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亾無愛徵，可謂無德。

子干之入楚也，無所短長，有一觀從而不能用，惑

于夜驚，皇遽自殺，不謂無謀哉。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戍既死。

左氏兵去則要卷之十三 言劍開齋

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

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

神此亦事後之言耳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民無懷焉，國無與焉。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

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

為內主。上卿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

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

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

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

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藥

郤狐先以為內主。謂藥枝、郤穀、狐突、先軫也。公十九年，守志彌篤。

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

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其有寵子，國有

左氏春秋傳

卷之十三

左氏春秋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三
與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其賢如是。棄疾亦令主也。乃入郢之禍。平王召之。平王之獲立與其後之縱欲若二人焉蓋得志此何得與桓文比乎。然據叔向之言。所謂或推之。失志之不同也或挽之。誠便于復國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昭公

十三年晉成虎祁 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霸王何可以無威。然所為霸王。譬之蛟龍也。其雲雨皆其所自為也。故能小能大。屈伸變化。而人不

所為善喻

可測若夫巴蛇吞象其形非不大也而人不畏之者形雖大而質則異也叔向之四千乘亦為大而叔向有遠之士也如晉之將衰而為強勢此不能而示之已何足為威乎叔向示弱于楚而先盟楚人示強能也于諸侯而大徵師旅蓋皆以勢立權不得已也然亦非有道者之舉矣

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時吳雄視南服故以水道詐辭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三十萬人

周公瑾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

懼甚無謂也以實計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

此七八萬人更難駕馭非但不得其用

六萬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衆數雖多甚不足

畏瑜請以精兵五萬制之故尉繚子有曰名為十

萬其實不過數萬耳蓋有十萬之衆者其出師料

不滿三萬有二十萬之衆者其出師料不滿六萬

所謂百萬數十萬皆號之也非實也聲實不可不

察也。但當日三十萬人不知號之耶。抑實數也。春

秋用兵之盛。未有踰四千乘者。出師陳不說。大將

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于平丘。出師陳

盟。會有二。有衣裳之會。有兵車之會。具司馬以從。

兵車之會也。自有裹甲者。遂不得不具司馬以備。

不測。若夾谷之會。孔子請左右司馬以從。終却萊

夷是也。小國以為備。大國以為威。

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

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晉用三十萬衆。而鄭幕九張。一示強以懾小。一示

弱以順大也。子產作事如凌風。臺銖兩皆稱。雖危

不能傾也。子產之叔向也。故解事耳。

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

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

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子

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叔鮒亦殊淺。

叔向不能禁其弟。而以君命賜之。子產亦云兄弟

叔向不勝其憂。叔向不勝其樂。然終之。殄其。完之矣。

而及此。我從天所與。皆無可如何語。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王卿士劉

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武師。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

唯君。欲佐晉叔向告于齊。齊人懼。叔向曰。諸侯有間。

矣。不可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

其旆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平丘之盟。甲車四千乘。而諸侯畏晉。黃池之會。吳

子布為方陳。勇怯皆應。而諸侯畏吳。二國俱夸其

衆多。而不知威已殫矣。亦幸未嘗實用之耳。使實

用之。其敗無疑也。蓋兵不論勝敗。當論巧拙。巧而

敗。雖敗不失為巧。拙而勝。雖勝不掩其拙。兵事無

有拙于茲役者。勞費不。相。當也。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使叔

向來辭。曰。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

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饋于豚上，其畏不處。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其則雖也，蓋其不備，則亦當備也。

叔向晉之良也。以此命魯，亦可謂不擇音矣。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

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外僕掌次舍大夫也。子產使之速張。

幄幕于所除地。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

凡遇事詳整者，或失之遲鈍，各有能不能也。能者

謂之堪物。

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

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

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子產之詞強，子貢之辭達，皆足以折服也。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水箭筥蓋脫而用之。可以取飲。司鐸射奉壺飲以水承之也。淫芻蕘則以錦賂守者。則以錦貨賂公。行晉安于偷矣。如夫之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

書自著雍者。決非正道也。必因其不備。或紆道繞之。或取徑僻道也。荀吳聞鮮虞不設備。亦用間之效。晉師悉起是晉之瑕也。鮮虞不備鮮虞之瑕也。皆有可乘也。能者乘人不能者為人所乘。

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逐爭。大獲而歸。荀吳善用兵。險地不利車戰。故荀吳毀車。易地。利于車戰。故荀吳驅衝。蓋軍用有大扶胥。名震駭。輕車扶胥。名電擊。而車戰有十害八勝。有陷敵之功矣。當春秋時。

夷狄皆徒兵弗能遏也故車得其用步兵虜用騎眾寡
○春○秋○用○步○我○用○車○今○日○我○用○步○虜○用○騎○眾○寡○
一此亦步不敵車之証矣
○不○相○當○故○須○參○用○車○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
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
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斯○言○有○大○度○

司馬法曰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時楚平新
立或有新立而張其威者或有新立而養其力者
楚平繼靈王之後固當舒也
○楚○平○之○所○患○在○陳○蔡○而○不○知○其○在○吳○也○然○亦○其○始○矜○慎○其○後○驕○淫○所○致○耳○

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
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歿請
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

春秋時最重盟誓使二子者先受盟而後圖之豈
不可耶而必辭盟辭盟則有不順之迹矣南蒯何
以不疑而舍之皆愚人之為也故孔子曰要盟鬼
神弗聽所以破當時之惑也
○將○無○時○方○重○盟○既○已○受○盟○則○雖○欲○圖○彼○而○眾○將○疑○之○不○為○之○用○耶○南○蒯○聽○其○不○盟○而○不○逼○迫○亦○以○民○望○不○可○得○殺○耶○

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忌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

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

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遂奔齊得之○以○盟○衆○失○之○以○受○切○適○相○當○也○然○要○非○後○

三年聽命而不能有所成就乃請五日遂陰冀有

變亦可謂不度矣世○之○事○

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

韓皙曰齊大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

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凡作事要須量力故有其事甚大其名甚正而非

我力所得為者君子不為也當日三家勢已極重

雖夫子之聖公室終不得張私家終不得弱又豈

削力所及耶我○嘗○以○為○家○臣○不○得○謀○公○此○非○義○也○然南蒯陽貨之屬雖無益于公室而

有害于私家故君子猶有取焉爾乃○當○時○君○弱○臣○強○之○習○耳○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

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

孔明駐漢中魏主欲發兵攻之孫資曰不若但以

現兵分命大將據諸要害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

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楚子息民正似此。

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宥孤

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

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

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兵誌曰兵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民名在官而實

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有空名而無實外

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

之所以奪威也此古今之至言也蓋簡兵則兵自

精息民則民自固惟古之軍民合而後世兵與民

分率伍俱仰食于民以民養兵簡兵即所以息民

尤今日要策哉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

按水經註漳水東逕晉陽城南世謂之直陽城非

也本鼓聚矣左傳晉滅鼓子使沙陀守之者也十

三州志曰。今其城管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

備。

力未竭而請降焉。知非詐。且請以城叛者。亦未必是城主。徒一人欲叛耳。豈遂得其要領。故荀吳正辭以拒之。使鼓人殺叛。我所執甚直。則氣甚壯。我氣壯而敵氣已為我奪矣。夫圍城兵之下策。久圍不下。而城中有變。欲為內應。乃禱祠以求者。穆子何為辭之。以伐原示信。圍鼓示義。大意本有所在。不在於得城。不可以常勢論也。此如趙襄子圍中。

左氏兵注

牟圍未降而城自壞。襄子擊金而退之。中牟聞其

義乃降耳。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

此則甚矣。其有中者甚。

而城

按晉書陶璜傳：初霍弋之遣楊稷、毛昺等與之誓

魏武之令亦如此也。

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我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待其限滿來降，乃納之。又劉曜率

衆圍京城，索琳使其子潛乞降于曜。曜斬而送之。

曰：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便

可固守。孤將兵久，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

然後取之。及城降，曜以索琳不忠，戮之東市。又祖

逖牙門童建遣降于石勒，勒斬之，送首使于祖逖。

凡此者蓋別有解數，當斟酌用之。正欲攻人之心也。

曰：叛臣逃吏，我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

使報謝。凡叛勒者，逖亦不納。此其義蓋昉于穆子

也。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

荀吳之力。必能克鼓。故舉事一軌于正。孔疏所謂

自度其能。獲故因。以示義也。若李德裕為西川節

度。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而牛僧儒以中國禦

戎。守信為上。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為詞。遂詔西

川不得納降。此雖各有所執。與漢甘陳之事。何以

異耶。

世人皆重穆子之立義。而恨奇章之失險。二事經權之別也。

看。破。此。事。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義見說。仁見親。勇見方。信見信。此天下之正兵。與

眾同好惡者也。宋曹武惠彬下江南。不戮一人。而

宋太祖亦曰。寧不得江南。毋輕殺人。君臣之用心。

所謂不嗜殺人。能天下者乎。

十六年。春。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

丹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

殺之。而即立以。御戎狄斯可耳。

也。安定盧水胡劉超反，魏主遣陸侯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諭以成敗，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蓋夷狄詐以夷狄之道制夷狄，此中國之利也。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霸無常主，安知齊侯不欲代興哉。

五霸如夏日之日，當時若畏之，久而後乃思之也。故非特王者令人思也，即霸亦令人思耳。

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

祭也，其伐戎乎？

按呂氏春秋云。萇弘謂劉康公曰。祈福于三塗而受禮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容武色。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徹戎車卒士以待之。萇弘可謂能審也。荀令君亦能觀魏武之色善揣机事者非但敵國相聞也齊桓公將伐衛也。則足高氣揚。有伐國之色。而衛姬知之。其將伐莒也。謀未發而東郭牙意之。故管子曰。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桓公管仲雖善匿不能隱矣。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

兵事要須參伍參伍之。以盡其變也。故容容猛與陸渾氏甚睦于楚。二者參伍之。而知其必出於伐戎也。必參伍而後可遙斷幾事。文若公瑾之明鑒。亦以此哉。

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欲因晉以合勢

陸渾密邇王室。周之患也。晉以兵滅之。實周之利。嚴備者不當先時又不可當後時所以勅則有獲周之警備。非以防晉。蓋嚴其備以收漁人之功耳。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

左氏兵法注疏
雜。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秦人襲鄭而鄭人質之故無

革其謀。易其居。使人不備也。以此致勝者。何可勝。

功。令。晉。人。亦。遠。師。矣。而。陸。渾。不。知。是。以。見。滅。

數所以聲東者。恒擊西。警南者。多備北也。

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甘鹿。周地。

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

帥師獻俘于文宮。

時晉已不振。故欲張大其事。非事實也。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

兵法以水助攻。得上流。是得水助也。然所謂水助者。或因水設巧。若從上流。囊沙決水之類。故為得

水助。豈有徒處形勢而漫謂必勝者耶。惟上流則

舟。行。利。害。盡。此。二。言。不。可。不。知。

順流而下。迎流而退。進利而退難。下流則逆流而

進。順流而退。進難而退易。順逆難易之勢如此。晉

張昭謂孫權曰。操軍沿江而下。長江之險。已與敵

江。南。立。國。非。來。者。皆。是。上。流。然。不。致。渡。也。

共之。當年操實據上流。孫劉諸臣何嘗以上流為

懼乎。

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歿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歿。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水。戰。用。火。攻。者。多。不。止。亦。壁。之。事。

舟師大多用風用火。船大則鬪。風力風烈則縱火。勢也。子魚志在克敵，故冒死當先。軍士爭進。

使噎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

以待命。隧，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于隧道之間，師結為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

吳公子光請于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

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歿。藉，眾之力。眾許之。

時吳欲轉敗為勝，非激以救歿，眾不為用，而非出。

奇計楚不可勝也。奇，之。時也。

使長鬣者三人，詐為楚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石勒將北渡，棘滹懼，向冰邀之。張賓聞冰船盡在。

瀆中，未上枋內，故簡壯勇襲取冰船。兀术軍江南。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縷貫大鈎，授驍。

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二道。出其背。每絕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木窮蹙。

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

彼不知我多少。故雖殺之人。而其軍事

此三人而有萬人之用。宋劉錡夜遣人斫虜營。是

亂矣

夕電光四起。錡命光中見辮髮者。即斬之。梁太祖

于晉也。選深目蛇鬚。貌如沙陀者二人。牧馬于道

側。因雜其間。晉軍大驚。皆得力于二三人也。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後越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蘇臺。徙其大

舟。即餘皇也。宋文帝時。桓護之從王玄謨攻滑臺。

水師之歸也。不憚于斷河。而憚于水枯。吳明徹之北伐。全

玄謨既敗。魏以鐵鑲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護

師俱陷。以水道不可歸也。

之。每至鑲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

軻。餘舟俱全。蓋水戰舟楫。盛于王濬伐吳。楊素伐

陳。如連舫。六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五牙艦。高百

近時惟廣舟最大。民舟又六于官舟。然不

餘丈。容戰士八百餘人。者使公瑾子敬復生。恐蔽

不可。以八江河。

江而下。亦可燒而走也。

年十八。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

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

故辭不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

去。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

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祫

於周廟，告于先君。祫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救護。使

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府庫貨財所聚，故使其人各徹備火。商成公徹司

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

司寇列居火道。司馬主兵，司寇主刑，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燬。燬，灸也。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

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治祭處于國北方，就大陰禳火。禳火於玄冥回

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祁于四鄙。鄙，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祁祭之。書焚室而

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宋人小史載質秋整救火一事亦嘆其有小才○無他令簡而肅耳

管仲子產孔明景畧古今得君行政無有踰四子者而四子經國之才亦不甚相遠也

六月邠人藉稻邠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邠人襲邠邠人將閉

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邠

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及邠夫人而舍其

女家既滅火故

宮以藉稻而亡國故國亡而天下俱憐之觀邠子從

帑畧無故國山河之恨豈亦以愚自全者歟邠亦小國不敢肆志于邠故從之而歸其帑也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

乃簡兵大蒐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火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

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之有災寡君之

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

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

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子產為政剛明故恒能以直

有災而備何為責人晉人識度劣于子產遠甚宜其適為鄭所輕也

辭折人

楚左師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與鄭讐敵也而居楚地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鄭方有令政

他日鄭為晉用今晉為鄭用故楚憚其疆

鄭小國也子產相而大國畏之故曰方有令政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

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

圖之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楚以葉與許

此專論形勢然晉鄭雖合豈能遂至于葉耶至葉

而不能庇猶之逋逃者納人于堂壁而不能匿乃

匿之于門外也是豈可以為國乎

十九年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

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合前後兩事觀之則知其不能及人矣保家與保國異自完以為保而其國已弱矣此楚所以不復振也以楚懲靈王之失故不爭諸侯而先自完也其志在內故不在外楚人于楚國而不爭諸侯楚子為舟師以伐濮南夷也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無極欲疎害太子耳此與驪姬說置太子曲沃二

公子居屈蒲同然晉雖內亂而封疆以啓矣太子

建之居城父乃未能有以張楚將無其事未久又

未能如申生數將兵征伐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彰莒邑也使孫書伐之

書陳無字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

老託于紀彰紡焉以度而去之

東觀記云海曲有呂母欲為子報仇乃益釀醇酒

少年來沽者。賞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後聚數百。

人。與呂母入海。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

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

夜縋而登。

朱序拒符丕。號為夫人之城。吐蕃取維州。亦一婦

人之力。故城守之難。在于備內。不在于備外也。按

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于外。

婦人則隨之。而出獻之子占者。將婦人獻之子占。

也。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劉炫以唯投繩城

外。婦人不出。非也。

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其公懼。

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敵氣十倍。而守者之氣不半焉。故啓門而出也。

此皆先事無備。而臨事震于虛聲。蓋高發始伐莒。

而莒子即走。紀乘夜鼓譟。而莒子又啓門而奔。莒

子善走者也。兵法曰。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

走夫登者。繼絕而鼓譟。此主人之利害之不利也。
夫○城○之○積○固○而○欲○者○內○不○足○也○一○攻○而○即○破○者○內○
何為懼而奔耶。使客已上城而內不亂。則登者必
不○固○也○不○足○可○支○不○固○不○可○支
將殲焉。甚矣其不善守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戍曰。楚人必敗。晉吳滅州來。子旗
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
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
之矣。戍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于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歿轉志。

寢與食。非撫之也。

所謂撫民者。若句踐之弔。歿問喪。王剪李牧之投
待○五○年○也○因○循○不○用○雖○又○久○焉○豈○能○使○其○民○如○
石超距。可謂能撫民矣。不然。亦日就朽敝而已。豈

曰能撫民哉。
我○意○哉○

令尹子瑕言蹶繇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

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猶○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市○人○
舍前之忿可也。

乃歸蹶繇。

楚平意欲結好于吳。故歸其弟子瑕之言。因勢利

導耳。

年二十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

集矣。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

無極之言前後相背此豈善語入者耶楚平之愚實甚

城曲沃而申生歿城城父而建誅。

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

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能

苟貳。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

漢巫蠱事起。僭未有以奮揚之言告丞相者。苟能

當有學識人乃能行此事。劉丞相武臣。惟吏豈

如奮揚則遲之。以待武帝之悟。太子得全矣。何至

其及此

發兵斬捕。以成君父之過哉。

無極曰。奢之子林。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

之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

尚謂其弟員。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

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榮君亦甚，有分解
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伍尚歸，奢聞，員不
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
楚之利於州于。

子胥之亡也，初從太子建于鄭，其意欲為太子謀
入國。若晉惠文二公之事也。假使平王沒而太子
得入，子胥所報者，不過無極而已。豈能讐平王耶。直得子胥之心，并識其勢
于是知鞭墓之舉，非子胥本心也。及太子為鄭所

殺，子胥之始圖不就矣。故奔吳以求報楚。吳既入，
楚子胥終無反楚之事矣。故鞭墓以報怨，又以明
其絕楚也。故太子建之歿，乃楚之不幸也。以自托于吳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
將有他志。」光欲弑條，不利員余始為之求士，而鄙以
待之。進勇士以求入乃見鱒，設諸焉，而耕于鄙。于光退居邊鄙

子胥初入吳，志在報楚而已。公子光之爭國，其事
之成與否，非羈旅之人所當與。故進專諸以適公

子光之意而身退耕不為公子客如其事不成則

不與其難可謂有深謀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

寇與鄆鄆豹邑有役則反之紮定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無則

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

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

圍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

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

甲焉使祝鼂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

出亦如前車寘戈于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

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

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衛門名慶比御

公公南楚驟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騅駟乘

于公鴻駟騅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

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以蓋當侍從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足

左氏春秋傳卷之十四

門不欲令踰而從公踰郭公如死鳥死鳥析朱鉏宵

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青頃公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

君也乃將事焉以其良馬見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振

夜振行主人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請以除

歾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

也喜構不得不滅齊氏齊氏已滅公不得不入非始謀

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

巳所及也事變然耳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

謀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

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閏月戊辰殺宣姜衛

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從

故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

齊氏之燭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北宮喜與之始

禍乃以其宰不與謀誤殺渠子遂為首功禍福之

轉決于俄頃亦危矣哉如非齊氏之速變者

左氏春秋傳卷之十四 三 劍問齊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

澤。澤中劫人也。

此新息之逸語

馬援云擊賊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又梁統對尚書狀曰三輔盜賊郡輩並起。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予

今日賊黨大盛而賞罰猶無嚴例

謂此特小寇耳。張敞虞詡皆饒為之。若赤眉黃巾之屬。又非可一槩論也。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澤中劫人常情不以為慮。遽興兵盡殺之。則民自不為盜。此後世治盜之繩墨也。况鄭小國也。而又行寬政。則民狎之不可為國矣。蓋盜之熾緣于民之狎也。狎則不見盜之害。故相從為盜耳。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下威克愛者，濟治國之道也。而治軍為尤甚。第愛施於前，威設於後，或愛救於後，威施於前，各有所宜。即尚書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說，未可盡執耳。而愛。不。至。于。施。威。不。至。于。殘。則。進。退。用。之。可。也。衛公論兵以為愛施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者。安。論。前。後。哉。當非極則也。

二十二年 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

僚為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華。亥。等。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告。司。馬。使。逐。驅。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

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

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幣。厚。言。張句尤

之。甘。故。疑。之。驅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

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不如亡也。

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

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

家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

華輕禦諸橫宋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

宋東城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

故城桑林城門名司馬欲為中立父子同異之間既非

以宋小國而華氏功名太盛父子俱為司馬此所

所以召亂也史不云乎功名者人情所甚重也苟能

輕其所重則可以免于禍矣曰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

齊助宋戍守厨人濮曰濮宋厨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

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主利固守客利速戰厨人濮之速决者以敵人遠

來行列未定可擊也

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

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雒

偃州員吳大夫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曹操曰交將合也張預曰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

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

此中有反勢不可不察

華登救敗歿戰而宋師恃勝不戒為華登所敗也

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歿而不能送亡君請

待之去勦待復戰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微識衆從之

鄭玄曰徽號旌旗之名也戰國秦伐齊齊使章子

將與秦交和而舍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是

也

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唯下而巡之曰國亡

君歿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

少莫如齊歿死齊歿莫如去備彼多兵矣

薛仁貴征遼東兵僅三千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

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又吐蕃圍靈州李抱玉

遣右軍都將李晟將兵五千擊之晟曰以衆則不

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焚其積聚吐蕃乃解去乃知衆而不用命誠不若少而齊致也

請皆用劔從之

凡軍敗復。鬪自知不濟則多用短兵。蓋以致

凡兵長短相濟劔太短則不及考工記云攻國之

死也

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

短兵者欲以速決長兵者欲

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

以持之

是故兵欲長晁錯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

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荊竹蕭草木蒙龍枝葉交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

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

弩三不當一

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

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凡追奔不得太過懼致於人

華氏北是佯退以誘我軍而我即之此敗道也幸

厨人濮出奇以勝之耳此用奪之之法也事有與此相類而相反者隋末楊玄感反衛文升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文昇大敗故厨人濮之智足以勝敵而不可以撼節制之師楊玄感之術足以怠敵而亦足以致我軍之亂也

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邑而助公戰華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姓居于公里亦如之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皆小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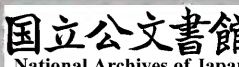
兵机在此矣兩皆不用何真豈二一人者欲為敵然其足為戰累者以其知我之情實而輸之于敵也苗賁皇在楚伯州犁在晉兩軍皆曰有國士在不可忽矣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

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

于赭丘宋地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鵝鄭翩華氏黨鶴鵝皆陳名

武經摠要云鴈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陳于卦屬乾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鶴鵝陣諸葛亮



之衡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鵠是也。軍中凡舉鵬旗九鼓，則陣之背城向敵，易斷繞人，則利為鴈行，可以勝方陣。鴈行前銳，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經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勇力，勝其兩旁，故鴈行勝方陣也。許洞云：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

五陣互有勝負，兵家常言之矣，然未

知定何如也，或亦測度之言

知便此其要也。唐李靖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謂

古聖人詭設之名。李筌以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

左右向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翼，蛇形宛轉，鳥翔

為突擊之勢，以配四奇四正之位，而後人以爲二

李實未知八陣之義，將安所折衷耶。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爲右。子祿向宜，干犢御呂封人，華豹

張句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

反之。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

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

鄙。狎，更也。城謂豹曰：若不抽矢，則汝為鄙夫。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死。

殺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故射疏及遠，則弗能

當。今華豹與子城交語而射，則是相去不遠也。豹

不能中子城，反為子城所中。此輕發苟射之過。

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

歿。死。于肇請一矢。于肇，華豹車御，求一矢歿。城曰：余言汝於君，欲活。

對曰：不歿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

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又。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嘗疑左氏所載戰事多雜碎。左氏，但載車上人，不載徒兵，故雜碎。寬、施。若此，

大軍相對中間紛紛不接，定如此耶？抑古以車，今

以步騎，其法不同，故耶？

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

廷。音誑。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

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爰而送之，乃復入。

入南

時諸侯弱。家臣強。故私家皆養。歿士觀其身親突。

圍一出。一入。此非驍果之夫。衝鋒陷堅。不能脫也。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犯楚諸侯唯宋。

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

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昧大義而守小信者。春秋中蓋亦多矣。要之守信。

亦是飾詞。推其本懷。直欲釋君助臣耳。

左氏兵法卷之十四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陳睂公先生鑒定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昭公

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

苑羊牧之諫。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

所謂其求不多者。非必是要求貨賂。總是易與耳。

帥賤勝之不足為雄。不若下之。且小國雖勝，猶有

後患。下之所以弭患也。若不勝，其忿而決於一戰。

大國討焉。國人之心反離矣。故莒子勝齊而莒人

大惡其君。蓋所處之地不堪競也。

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

盟。盟於稷門之外。齊城門也。莒人於是乎大惡其君。

莒子不忍忿忿之心，以身輕觸齊怒，及齊伐莒，為

行成之計，親以其身試虎狼之窟焉。雖幸而獲全。

實危道也。蓋民心一失，不可收拾。即其行成必執

恤民之說，而國人非嬰兒身，獸不以美言小數動

也。故人主作事，貴乎謀始。

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寡君請

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

君若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

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

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

左氏兵法

請出之。宋人從之。

觀華氏以十五乘。徒七十人。而出入重圍。兵不敢

迫。則知皆精銳也。圍中英俊豪傑。堅甲利兵。勁弩

強矢。決一死戰。而楚又為之應援。是救必能開之。

守必能出之。救有餘于守。守有餘于戍矣。即不闕

圍使之逸出。謂我力自能禁之。使不出耶。固不如

出之以為楚功。且諸侯之師久役於外。亦非得已。

苟有以藉手。孰肯終竭死力者。諸侯之固請宋人

之順從。皆能審量已力者也。

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

出奔楚。華驅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費遂

邊印為大司徒。印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犁仲

幾為左師。代向寧樂大心為右師。代華亥樂輓為大司寇。

以靖國人。

華氏自相攻。所以去之。易三桓自相比。所以去之。

難其成。與敗皆有其勢矣。

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叛

屬鮮六月荀吳畧東陽。畧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偽

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

之。

南虜為邊患馬隆討之命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

者虜以隆無征討意眾遂懈隆因擊破之又陶侃

子不敢復下矣故以權道取之為武昌太守山夷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

以誘之劫果至生擒之此皆荀吳之智也。

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

鼓人善叛故中行穆子之圍鼓也欲以德服之既

服而又叛則知德不足以懷矣故以權道取之非

前後相反也其勢異矣兵法所謂逆詐必用權服

也。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

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邑三以逐劉子。伯壬戌

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

以如莊宮。王子還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

子還與召莊公謀。召伯真也。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

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

克。項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

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

乙丑奔於平時。知王子還不欲背盟故亡走。群王子追之。群王子黨子朝來共

追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

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

入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

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

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子馬魯大夫。

天之廢興寧有定哉或張之將以弛之也或亡之

將以興之也。族之盛衰耶。閔馬父之言非篤論矣。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處子猛黨

守城距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鄆盼伐皇。鄆盼子朝黨。大敗

獲鄆盼。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盼八月辛酉司徒醜

以王師敗績於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

百工甫盟而復叛。首鼠兩端。此庸人常態。是時百

官無常主。惟彊者是依。若五代時馮瀛王之類。朝

於此處。勸進暮於彼處。勸進亦無可奈何耳。

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反伐百工

辛未伐東園。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園鄉冬十月丁巳晉藉談荀

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溫

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於王城。

劉單以王子處守王城。而躬在行間。馳驅四方。可

謂勤矣。乃功將成而師復敗。悼王遽卒。殆天心未

厭亂耶。

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于

社。前城子朝衆社周也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已

丑敬王即位。敬王猛母弟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

戌晉藉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藉談所軍於侯

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

軍于汜，于鮮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

據註所言是以二軍而軍七邑也。兵固貴分。然善

用兵者，譬之常山之蛇，首尾中交應也。今散如列

星分綴，遠近不知，果有是理耶？且兵之貴分者，以

彼寡我衆則宜分，衆寡彼我相敵則宜分，或我寡

彼衆而能以奇計取勝，則當分。今觀周晉之師，既

未能出奇，且其所遣之師，惟調發四邑及陸渾之

戎，則非重兵可知。業已爲子朝所敗，不過收拾喪

敗之餘，不聞晉復發兵也。當二師既敗，其數必不

衆多。豈得分布七邑？予謂必是二師遙爲聲援，相

機以決進止。故今日軍侯氏，明日軍谿泉，駐軍則

于社耳。王師亦猶是此，稍近理也。按宋史張威用

兵最善分，恒以意創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

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

金人從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分合數變，金人失

摺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然是乃對陣之分合與

行兵分合又不同耳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

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

在所

觀此則明是兩道進兵犄角之勢一攻其西一軍

其東遙相聲援使敵牽制而不知所計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王師晉師也癸卯郊鄩

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

在澤邑平陰縣今河陰縣王使告間庚戌還

時周衰晉強晉師援周資糧靡屨之費周必患苦

不繼故有急則欲藉其力而稍間則惟恐其去之

不速不然告間之使一何太迫耶

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

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

山行不欲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謂此山道下隰遇

左氏兵法去則要卷之十五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其終不取道山南者，恐遇雨不能即去，而魯遣人

行險地不如經武城，然當筭所以制武城者，使其不要擊可耳，不然仍山行也。

要之耳。不然，何以爲不出不歸耶？

遂自離姑。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

而弗殊。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蹙，仆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乃推斷木而蹙仆于地，以絕邾師走路。

馬燧與田悅隔漳水，軍不得渡，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鎖絕中流，實以土囊，水稍淺，諸軍得渡，陳將吳

明徹堰清水灌徐州，王軌引兵先據淮口，多豎大

木，以鐵鎖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清水，橫斷陳船。

方欲密決其堰，明徹乃破堰，遽退，冀乘大水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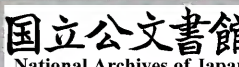
入淮。比至清口，船竝碍於車輪，不得過，軌蹙之，俱

就擒獲，蓋敵以計困我，我必乖其所之，使敵反爲

我困焉。若明知其謀而無所以制之者，古人所云

未之思也。

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而南



既知魯將御我則當用奇計脫歸蓋循山而南則
 圯地也自離姑而取道武城則重地也若夫既塞
 其前又斷其後是死地矣法曰圍地則謀死地則
 戰又曰入深則不懼使三大夫忿而死戰魯人以
 殺之無名且致懼於晉之致討自可以免若束手
 就擒是大辱國而使魯之計得也其乘大水以歸
 叔孫婼如晉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
 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

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
 邾邾君亡國將焉歸乃弗與

昭子既在晉矣雖執兵而朝亦復何能為徒示弱
 耳故不如以必死愧晉晉未欲絕魯必不執以送

邾理勢自然不足為勇既執叔孫與邾邾亦必不
 敢加害邾之自為謀必不以其國為償也徒足明

晉之非禮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

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
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分兵有後援不至。前軍致敗者，有前軍既敗，後軍
氣奪者。高歡伐西魏，皆以為不如分為二軍，相繼

而前。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乘之。高

歡弗聽，敗於沙苑。此分之利也。吳漢討公孫述，與

副將劉尚別營。光武大驚曰：賊若出兵，綴公而以

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此分之害也。分兵有緩

在後也

分兵之道宜輕兵在前重兵在後吳漢之失以重兵在前而輕兵及

急傳紀先至者必當年有期會而單子失於輕也。

已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於左巷。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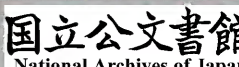
七月，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鄆。甲

子尹辛取西闔。丙寅，攻蒯，蒯潰。

破京邑則勢危，入王城則復熾。固在乎憑據哉！時

敬王惟藉劉單，而子朝之黨與實繁，則敬王無寵

而子朝恃寵故附之者衆也。



莒子庚與盧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烏存帥國人

逐之。烏存莒大夫。

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苟非其人，佩之者恒凶。

語云：正劍不邪，邪劍不正，蓋亦此耶。

莒子以人為戲，所謂無道之主，則去之者非耶。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子瑕即今

尹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孔明既卒，雖魏延、楊儀皆在行間，終不能進兵與

魏相持。况子瑕威望不及孔明，而行間將帥又不

如楊、魏者耶？帥卒師燬，楚軍固已先敗矣。何以知

遠越之不能以師燬而知之也？燬者，楚師自燬也。

以此知遠越之不恥也。

即此可占軍政之不戒。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

不獲已，是以來。

尉繚子曰：凡諸侯之助我戰，其兵來者無不謂其

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如駑馬鬻與肉，逐何能紹吾

氣哉。此善喻也。觀公子之言。春秋已為通病。故尉
繚子論兵。有道勝。有威勝。有力勝。畏楚則近於威
力。乃皆小國。而又不獲已焉。是威與力易殫矣。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
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
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一。遂越非正卿。軍多寵人。
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
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若雞父之役。公

子光之料楚是也。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小國連綴定不同心。當視其帥能制之否耳。帥又無威則多

同役而不同心。最為軍患。若唐九節度之師也。故

益為患也。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上下同欲。是謂必取。按古之

能將。每以賊眾為喜。以其莫相歸服。軍無適主。則

一舉可滅耳。

帥賤而不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將輕則國輕。人主重推轂。所以重國也。為將未有

無大威命而可克敵者故兵有六敗孫子一曰吏

讓首起于徒法足以毀貴人何為怒而不服耶此非權輕蓋繇失制

弱一曰將弱一曰大吏怒而不服皆無威命之過

按許洞云將有威德謂之氣勢將無威德謂之輕

勢夫將之道威也輕則勢失安得不覆軍敗將哉

其勢既輕不能持久故

分師先犯小國掩其不備而突擊也兵志曰敵有

可突而亂也

輕勢者可以突之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

乃搖心矣諸侯垂亂楚必大奔

此攻瑕之道今所論者國情也非軍形也軍形可詐但強弱勢也堅瑕形也敵恒有以此

國情不可詐

詐我者又須審察太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

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陳即知強弱嘗以我弱對

即孫子三翻之術其道在所敗者輕所勝者重然非

其強以我強對其弱敵犯我弱追奔不踰數十步

至精不能用也何者追奔不過古法也

我擊其弱必突過其陳自背反擊之無不潰多用

此而制勝思得其利深也太宗之難難於習觀其

陳即知強弱而不為人所詐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去備薄威所以誘敵敵陳整旅為不可敗以先者

此數言已盡奇正之要蓋先出為奇而後應為正也

餌敵縱橫為變亦易於撓亂故後必繼之以整輕

重疎密之間既制勝在我而又屹然不可敗此為

百全之道

戊辰晦戰于雞父

楚帥既輕故晦日致師以誘之

遣兵忌晦傳每紀晦戰者以見兵不厭詐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漢擊匈奴必發死罪囚徒平時既未訓練不知何

以用之能不走也越敗吳於檣李以罪人三千屬

劍於頸亦乘吳未陳蓋以輕師餌人雖是致敵之

所謂為軍餌也安知漢武發罪囚非即此意耶

要或我師未能盡曉將意時反為敵所乘惟以罪

囚誘敵則我師皆能識之迨其鬪亂自當爭奮矣

三國爭之

三國不同心故爭且諸國之君大夫非狂則頑無

有知其為餌者孫子曰亂而取之張預曰詐為紛

亂誘而取之也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張預曰詐

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用囚徒示不整以誘楚

恐是高視也

師之類是也。唐太宗率王威等討歷山飛賊賊眾

多與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

三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

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為小陣陣中

大將旗鼓所在易以誘人用此法以勝者多矣

莫識所為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盛張旌旗

賊眾遙看以為帝所在乃帥精騎競來赴威及見

輜重皆來爭之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來

射之賊眾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

吳為三軍以繫於後

三軍者正兵也罪人者奇兵也以罪人為奇兵所

為無用之用也法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又曰奇

奇正先後何常之有當因勢用之

兵或先或後蓋先正而後奇者常也先奇而後正

者變也

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

以王為中軍而王子為左右翼若論貴賤雖令尹

左氏兵法

吳人愈重楚人愈輕矣亦制勝之一端

而在弗能當也。但人主恒不習兵，而吳之公子皆善兵者，自巫臣通吳為上國，教之戰陳，吳是以日習於兵爭，雄上國耳。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或奔或止者，囚之常也。或見之而笑，或見之而驚，不意其卒奔我軍也。其奔我軍，則我軍必亂，故即吳其或奔或止已收死囚之用矣。後越用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即此智也。考行兵用武，多用古法。夫將

此所謂因敵制變也。淮陰之與成安君皆名將也。故淮陰之出新意于古法之中，以勝之。

者則泥古不足以集事。許洞云：貴為反古之事，乃新智也。故曰：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此非欺人之言也。夫閉門造軌，而天下合轍，固也。若夫行九軌之道，而曰必踐跡焉者，我不信矣。

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知其亂也，盡力以獲之，是縱兵也。

三國不整，故亂。吳度三國易擾亂也，故乘亂擊之，所謂亂而取之也。

左氏兵法

卷之十五

七

劍開齋

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許蔡頓也。楚師大奔。

兵之難難於靜也。我欲靜而敵使我不得靜也。敵

此論至微矣蓋為楚畫破吳之計

以我為輕也。當有輕之用不然則持之以重任吳

兩縱囚焉。楚與諸國能不動如山則吳之伎窮伎

周訪討杜預分軍為兩路皆攻西魏皆破訪不動自帥精兵八百破曹即此策也三國雖破中軍

窮則勢絀彼此勝負未可知也。惟楚與諸國觸之

尚整而吳師已輕以整擊輕必當勝之

即亂則吳計行吳計得行則楚勢自絀夫吳之用

虛也有迎刃之勢因胡沈陳之師而許蔡頓奔困

許蔡頓而楚師大奔皆借力于人者也。善夫孫子

不乘也不求則楚又得氣矣故兵之變化因勢而制不執一也

之言兵也。如决積水于千仞之溪如轉圓石于千

仞之山因勢利導不假于多力也。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

戰楚未陳也。

未陳而戰乃出敵不意太公所謂兵勝之術而孫

子所云勢險節短莫神于不意也。當日若陳而戰

吳人已謀定矣故戰如發機

便失事機利于速决豈能待楚之陳哉。凡平坦則

方布汚叙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設衝此陳之常也不待陳而勝之此勝敵之巧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

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劉蚩謂父獻公周之亡也其三川震

涇渭洛水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

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不知于之代也

萇弘智士也東西方爭未知勝負而悼王先沒軍

有懈心矣故因天變而勉劉子亦以示武于下也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

之冬十一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

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

夫人召吳而取寶器以歸吳人獲廢太子母欲何為耶蓋欲置之以與楚之楚之君臣

不早為區處致有斯辱嗣王為難也

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註以為徼者要其勝負也予謂非也追之不及乃

遂伐吳以徼之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此非司馬

所能耳。

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蘧澁。

司馬畏吳如虎。與其自殺。毋寧邀之而死于敵乎。

而終不欲再敗。君子猶取其量力。然以必死之心。

決戰勝可必也。強弱何定之有。

楚囊瓦為令尹。

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

城郢。

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

畏吳復增修以自固。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也。

城郢亦未必非。但斯時楚之君臣。邊境不保。其所

憑恃者。惟此城耳。且懼吳太過。則志沮氣奪。君子

知其必折于吳矣。譬虎之食人。乘人之畏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甲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甲守在四竟。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

甲之不獲。能無亡乎。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

集。

註曰走集者邊境之壘壁蓋設險于四境門戶之
斯言可嘆將古今事變不同故耶
守也城郢堂與之守也門戶不固而欲堂與之全
不可得矣

親其民人明其五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完其守備以待不

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若敖蚘冒至

于武文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

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後五戰及郢竟符其言則是有城而不能守也蓋

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故我欲堅其城則敵人必以他計

勝我矣古今亡國者多矣何嘗不有高城深池哉惟天造

草昧之時雖小足以自立自不須城及國勢傾危

則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不為我用而徒足為我累

故或失於土崩或失於瓦解也然亦有守一城而

得全勢者敵人乘勝遠來所向皆下一遇堅城圍

若能如此則反為開門延敵此宋武帝所以保石頭而敗盧循也

守不拔則其餘列城稍稍足以自完而我為主敵

為客師久變生不能善其歸矣城郢之意或亦在

此惜子囊之材又非能扼要以困人者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

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大誓曰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此周之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

入于鄔

度當日之形勢所為修德亦甚難即是舉動合宜

不輕不擾耳若前者敬王新立內難未除方恃外

援而控遽之中遣使告間亦是失處

田單之守即墨可謂能修德者

也不爾則徒為大言耳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蹇待於

門內蹇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欬逆氣聲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謀

之殺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叔孫受禮而歸

殺士伯叔孫將無歸耶或家臣恐晉害叔孫而預

為嚴備使士伯不敢加害此慮患之過非事實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

隨攻隨潰此守者不盡職也是時周衰乏才凡守

土者皆闕茸庸流故寇兵之來自不能禦

非但庸流亦有觀望意不肯效力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

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

此匪風詩人之旨也為得小國之體

六此伯主之職也鄭不同謀則慢鄭直任之則僭惟

大叔之詞為得宜矣曰小國懼而大國憂也

抑人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

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罄矣惟壘之恥王

人臣自當自舍一息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韓起乃徵

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晉所以遲遲者以東西二王未知其曲直又未知

揣測晉人之心大段如是然並日人執力重于王室固無他慮耳若晉安王之舉

孰當成事也期以明年則大事將判蓋欲少出師

則塗炭者多矣

而收漁人之功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

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

而獻之

又變為玉

與之東訾

陰不佞敬王大

用于河而得諸河上既化為石復化為玉又何其

異耶。意天未厭周故自有神靈也。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

墨子載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則知楚于

楚水國也。向為不習舟戰耶。

舟戰自非素習也。吳越軍于江。子胥以船軍比陸

軍。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

樓船者當行樓。車船者當輕足驃騎。武經總要云。

張兵威畜器械以樓船大檻為先。趨便利立功効。

則走舸海鵠為其用。又李綱守江淮事宜以帥府

宜別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郡別

置水兵半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波操舟便

利之人充之。蓋水陸二軍各有利害。而本朝戚繼

光以為水軍更多一舟險。使能訓練尤易成功。當

是確論。乃或謂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

水戰在一舟之中。車戰在一車之中。正等耳。

之上。舸軻各進不復相關。非萬全之計者何耶。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

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

狂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王及圍陽而還楚地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

吳人不禦楚而潛師以踵楚軍。此如慕容垂之躡

桓温也。楚如倦飛之鳥已不能應而吳如新羈之

馬自不可禦矣。凡行兵須置踵軍以通聲息。尉繚

子有踵軍在軍之前。太公曰：審知敵人所在，則武

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

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今吳得踵楚軍而邊人

不備，則是踵軍之制不設也。

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也幾如是而不及郢。

沈尹戌于城郢也。于楚之畧吳也。皆知郢之將亡。

亡郢是亡國也。其時吳焰方張，楚威未殫，何遽得

此不祥之語哉。于城郢而知郢之將亡，昧其本也。

於滅巢而知師之及郢，虞其漸也。良臣憂國之言。

猶影與響矣。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納王。天下之大義也。曰。將納王者。未必然之詞也。

時天下無伯。而列國之大夫。勉強于一來。雖名美

而義正。君子譏之。其譏之者。非特以其慢也。納王

而以期布告諸侯。則子朝之黨得為之備矣。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

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

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妣與饗人檀通。妣公鳥妻。而懼。懼公

若公思展申夜姑討之。乃訴于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

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殺之。公若泣

而哀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擣芥

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

郈氏。以自益。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搔瓜細事也。而至于兵爭。金距兒戲也。而至于相

賊兵端靡不起于微而成于巨也。

此季氏將亡之時借昭公應之失機耳

臧昭伯之從弟會。臧為子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

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

于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

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

公寢。將以戈擊之。昭公佯怒將以戈擊僚祖乃走。公曰。執之。亦無

命也。獨言執之無勅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

果賁又使僚祖如前言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

人之所及也。

季氏執權魯君父子之間不敢宣言情事如此可嘆之甚

觀昭公不告僚祖。亦自不淺露。若與細人謀之。則

必漏言。而季氏必先圖昭公。魯再有鍾巫之禍矣。

即求出奔。豈可得哉。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

勸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

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

左氏與法源要
子家羈之館于公將欲圖季氏也特其深隱不露
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

諸公子皆怨平子而又得臧氏之助宜若可爲也
終不能勝季氏者所謂宅根深而用物弘也夫范
穰侯陰用秦之權故秦王可易置之季氏曹氏權乃自出不假于國故難圖也
睢以羈旅之人而間秦相太后其勢之逆百倍于
魯事而能行其說奪其權者以范睢有智術而昭
王果斷有餘也玄德受密詔誅曹公事竟不成此
等事固有極難者耶

叔孫昭子如闕

闕魯地

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

平子登臺而請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
魯城請
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
如是亦足矣
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

平子之請詐也緩以待日入則難作耳故子家羈
致慮于日入也夫昭公之于季氏也即許之亦自
無益平子終當悔耳但許之而季氏食言則曲歸
于季氏矣今數請不許旣以堅季氏之黨而又今
此時大有機在借公以率直之意待之反致潰敗不可收拾
孟氏叔孫氏有唇齒之懼變之作也可立而待也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馮戾言于其衆

曰：若之何？莫對。又曰：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

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馮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丸。

蓋或云積丸，是箭筈。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

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

伐公徒。

時魯民皆已歸于私家。所謂公徒者，蓋亦無幾矣。

公徒實畏季氏，又得叔孫之助，知事體將變，益不

正用。力。不然，則名為公徒，實私人耳。方將間公之，不暇執

能緩急用命耶？

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子

家子曰：不如早之晉，弗從。

子家欲早之晉者，及季氏之賂未入而謀之，耶夫先後之間不容髮，從子家亦或可也。

時晉大夫賄賂公行，故季氏得遣人行貨。若擇所

從，在此猶在彼也。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曰：人誰不歿？子以逐君成名。子

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

生歿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昭子言于幄內。

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

公子時未有大國之援。雖入亦不成國體矣。

昭子信平子之言。亦大不智。此不過紂于大義。聊以置對耳。豈平子本情而遽為所欺哉。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子

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

寢。使祝宗祈歿。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乘騎也。欲與昭公騎馬輕歸。

大約公徒有二。非季氏之私人。即昭公之私人。季

之私人。固奉季之意旨。而不欲公歸。若公之私人

則又相與謀攻季氏。公若反國。將季之疾從亡者。

必甚矣。是從亡之人。亦不利公之人也。其後季氏

請公以一乘歸。而從亡之人。堅持之。公是以卒不

歸。公徒之欲殺昭子者。此意也。齊神武既立。魏主

而反于晉陽。魏主之倖臣。斛斯椿等。不便神武。而

大抵此輩為多。然其不欲公入。非但自為身謀也。公即入。季氏操制必愈切迫。不若在外。猶可遷延。

君臣既已有隙矣又可寄坐其上乎

譖之于魏主。魏主便圖神武。不克而入關中。神武數十啓請魏主。而終不見答。蓋爲椿等所持也。昭公出亡。與此事相類。其後昭公沒。雖子家羈無怨于季氏。而竟不復入。其他可知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東訾敬王邑。

觀孫子載火攻一篇。知古人固重火攻也。孫子所云。則是焚其營壘。文公此役。以火攻城。當如今之焚燒關廂。其攻而弗能克者。必其中有善守者也。然從來城邑爲火所毀者少。

按敵如用火攻城門法。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焰愈熾。而古乃有用水袋水囊以沃之者。

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

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

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齋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

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五千庾凡八千斛。高齋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

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陳之以百兩爲數。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君

其言亦似有謀使人不覺

若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

即齊侯身在行間而諸大夫貪平子貨賂必不獲濟也但奉人之君伐人之國事成其國可分即事不成其地可割也惟其貪而鄙故可解也其為利也豈特純錦百兩哉甚矣齊大夫之鄙也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

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平子故為大度

平子威福得行雖不必納質而朝自竭死力若與

昭公謀雖納質而終不為用也人情因平時勢無可奈何

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

請息肩于齊詐齊師言欲降

史思明陷洛陽李抱玉守南城乃給賊曰吾明日當降賊歛軍以待抱玉因得繕完守備明日堅壁請戰出奇兵擊破賊此用計緩之也非徒使我得

愚者可懈輕者可憤也

自為備以敵。既為我詐始而信我則必懈。懈可擊也。既為我所欺則必憤。憤可擊也。是以善守者或示強於敵。或見弱於敵。所謂計定於內耳。若齊魯之事。則非緩之以決一死戰者。以與齊行成。許之而曲意順從。則弱形見矣。此又欲示強于齊。使齊君知三家之不可凌。則齊魯之臣交益堅耳。

成孟氏之隸也。而為季氏謀。三家之膠固如此。魯君安得不亡。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眾。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

伐其飲馬者。以試其堅。瑕而城中之人不知吾謀。

先為自強則可守也。

見齊師可擊。則氣壯而守益堅矣。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於炊鼻。

魯地。

後人多有效此者。張睢陽亦出此。獨以成當齊師。

然其如拒君何。

公孫朝有大功于季。亦猶睢陽之障江淮矣。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

聲子魯大夫。齊子淵捷逐之。

瓦。

繇胸汰輶。七入者三寸。射之中楯瓦。

入楯瓦也。胸車輓。輶車輓。繇過也。汰矢激。七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

斬鞅者非子淵斬鞅也。聲子射齊子馬斷鞅也。

人以為駿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駿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

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魯人之先助淵捷者知其誤將擊之。子車射之殪

其御曰又之。又欲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

齊子之射聲子則中楯瓦。聲子之於齊子則射馬

斬鞅。蓋齊既受賂不欲實有加於魯而魯亦不欲

深齊之怒故射而不親也。二子皆善射者也非不

能中也。夫其所中與二子相去無幾矣。蓋中楯與

馬者云相報也。明示以不欲相害也。不然當改駕

之時豈不能有加于齊子。乃令之得全耶。又齊子

之射魯人何惜復以一矢相加遺而以衆為解說

耶。

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野洩亦

註云不欲私報其叱非也。言欲俟公戰者謾詞也。

僅相叱以飾視聽。乃本無戰心故無私報也。臨敵

而相叱豈得謂之相報乎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

冉豎季氏臣陳武子即子彊

失弓而罵

武子罵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者甚口平子曰必子

疆也無乃亢諸

疆武子字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平子惟恐傷齊將故冉豎順言慰之傳於此役詳

載相詬相叱以見齊魯皆無必戰之志

林雍羞為顏鳴右下

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

苑何忌取其耳

何忌

齊大顏鳴去之

其右見獲夫懼而去之

苑子之御曰視下顧

使苑子擊

其足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

鑿一足行顏

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必顏鳴素無威望而林雍輕之羞為之下也淮陰

子恥與絳灌為伍大抵名位輕者苟非才畧出眾一

旦驟加入上人自不服故設官命將人主當區處

得宜乃克有濟不然若林雍之僂辱而顏鳴甘為

之下至三入齊師以呼之亦何及矣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

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

子朝之亂與叔帶之亂一也叔帶之亂易定者時

秦穆晉文為之輔也晉人右季氏而左魯君其于定王室必非情實矣今晉室日衰大義既不足以

動之而又無慕乎納王之名故勝敗相倚伏耳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於渠王城人焚劉

王甫出而王城人焚劉則王退無所據矣然亦足

成敬王有進無退之勢

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於榑谷庚辰王入于胥

靡辛巳王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

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河南府城西有闕塞山

凡守塞者春秋中兩見焉若守桃林之塞及守闕

塞也蘇子之言守也有挾門之盜有乘垣之盜分

正道奇道伏道也但敵之為計也或見形於此而

竊發於彼或振厲於前而懈弛於後守塞之難倍

於城守矣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

三氏兵去則要之五劍開齋

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

按周制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

役即用諸侯人耳然調諸侯兵亦各從其方之優

此言殷周盛時分命方伯討伐之事也然後世一方有事徵調四出適為累不能為用高宗伐楚蓋衰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

則就近調援其策為長征齊以魯追貊以韓於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

考也此強幹弱枝之道然也追其後也如朽株焉

人得而搖之矣風雨之所摧殘霜雪之所侵凌其

不至於拔者藉枝葉之庇也枝葉凋而斧柯加之

矣故周之存亡以諸侯為盛衰也

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王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

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

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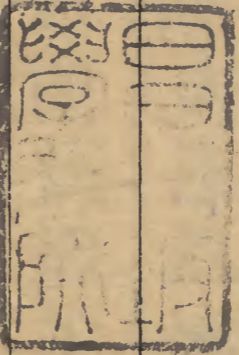
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

圍澤次於隄上圍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於成周成周今洛陽

甲戌盟於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

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莊宮在王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當危急之時小人背叛此是常態雖光武有不義
之封亦當誅之以謝天下若宋明帝新立袁顛輩
唐武宗李贊皇之論劉禎亦是此意正名而誅之當不在殺降之列耳
奉晉安王子鸞以抗京師及其師敗也顛又欲殺
晉安王以自解方其舉事固預爲此筭以爲進退
之地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終

文化丁卯

